



皇明鴻猷錄卷十二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校正

安化之變

寧夏慶府宗室安化郡王寘鐸性狂誕頗自負術士嘗相寘鐸妄謂法主大貴又女巫每誑之神降輒呼寘鐸天子云寘鐸以此益萌非望緣勢微不能舉寧夏指揮周昂千戶何錦衛學諸生孫景文孟彬史連輩皆以浮誕時往來寘鐸所寘鐸或中酒輒乘醉向景文輩言已當有天下正德三年七月有武弁得入

何茲
貲遷秩例周昂何錦就寘鐮各貸二百餘金得遷秩
為都指揮而景文等實主盟約自此寘鐮與周昂何
錦等情好日密時劉瑾用事朝政日亂遠近流言瑾
將不利于社稷寘鐮等遂懷異圖欲以討瑾為名舉
大事正德五年二月瑾遣官往寧夏核實屯田履畝
加賦使者承瑾風旨妄增田賦數又嚴為法徵積逋
守臣仍計田歛貲入為瑾賂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
皆憤怨寘鐮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令孫景文家
寘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
謂寘鐮多奇徵可輔欲盡殺諸守臣劫衆舉事衆方

怨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曰即事不就死無恨也遂
歃血盟計定衆散去景文以事報寘鐮寘鐮令人往
平虜城說戍將及素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各
集衆待報時游擊叅將仇鉞聞虜警帥兵出玉泉營
防守四月總兵官命周昂簡取銳卒為牙兵得申居
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寘鐮設宴邀總兵官姜
某太監李增鄧某都御史安某核田少卿周某某會飲
安與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是
日周昂集所選申居敬等六十人于其家以使者及
諸守臣督逋事激之諭以寘鐮舉兵意劫使從亂六

十人者皆聽命乃焚香飲誓酒以俟昂遂報何錦孫景文丁廣等知時寘鐮已宴客遣人詣周昂問計周昂何錦丁廣等即佯言有警報當出兵遂各率家丁及申居敬等皆甲閉城門截諸巷隘乃馳至寘鐮第寘鐮亦預伏甲士堂後兵入遂即席殺總兵太監等官分遣人殺都御史安某少卿周某于其公署又殺都指揮等官及諸吏民縱獄囚掠居民財欲殺叅議侯某不果囚禁之遣人掠取官私船一十七艘泊河岸寘鐮偽出榜示居民劫鎮兵遣人招副總兵楊英游擊將軍仇鉞令各以兵來會皆佯許之楊英欲帥

衆往保王宏堡衆潰英奔靈州仇鉞帥衆還鎮寘鐮令釋兵仗入入即奪其軍鉞單騎歸私第寘鐮乃遣其黨四出分據諸要害檄召靈州廣武等處兵助亂發公帑軍餉給賞將士又遣使脇取慶府及諸宗室金帛為犒師費各以千計靈州戍將史鏞聞變分遣使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寘鐮大犒將士偽署何錦為討賊大將軍周昂為左副將軍丁廣為右副將軍張欽為先鋒將軍魏鎮楊泰等各偽署都護總管等官令孫景文撰偽檄以討姦臣劉瑾為名傳布遠近其百戶鍾翹衛卒羅漢等乘亂劫奪官

民寘鐮皆斬以徇十三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聞變遣都指揮黃正帥兵二千四百人駐靈州仍檄楊英督靈州兵邀取船隻防守黃河御史周某時在延綏聞變會榆林撫鎮議遣副總兵侯勛叅將時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合陝西官兵黃正等發靈州順河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畧船一十七艘并器械至靈州東岸十五日寘鐮令周昂給賞諸將士遣張欽魏鎮賚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至則廣武戍將孫隆閉城不納曉以禍福孫隆以總兵官曹雄令盡燔壩上所積薪芻勿令資寇十八日楊英為書密致

仇鉞令為內應寘鐮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錦議防禦策二十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親帥兵至靈州寘鐮等大懼遣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于壩上等處分路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周昂留居城中二十三日昧爽寘鐮欲出城祭社稷旗纛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奪兵家居鉞計已不出周昂必自來請乃託疾不出而伏家丁陶斌來得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等擒斬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所親信卒楊真等百餘人布中外至是開門號召楊真等徑馳寘鐮第擊殺孫景文史

連等諸首惡并寘鐮所親信朱霞王環等十餘人又擒獲儀賓謝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遂將寘鐮并宮眷拘繫之釋叅議侯某出馳報總兵官及諸將校知遣人詐傳寘鐮令召何錦帥兵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部下鄭卿等以擒寘鐮狀何錦方帥兵還城鄭卿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璽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攜衆心又往河口將巡河劉鉞姜永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王輔等脫身走前寘鐮所遣徐欽調平虜城百戶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閉詢知寘鐮被擒周昂已見殺即帥衆還

走至楊福堡無所歸仇鉞速遣人至平虜城檄戍將使使殺朱洗于楊福堡餘衆宥令還城徐欽單騎遁至蘆溝被虜殺之何錦丁廣走賀蘭山外欲歸虜遇游兵百戶馬總等擒獲械送軍門楊泰王輔等中流矢死張欽復走陳後堡亦被獲二十五日副總兵楊英總兵官曹雄各先後至寧夏會合仇鉞于寘鐮府第搜獲都御史總兵太監等官勅印關防符驗具存又獲寘鐮所造旗牌兵書等物及舊有冊印儀仗收貯公帑其貲財為亂兵所掠先是守臣以事聞朝廷遣太監張永會都御史楊一清討之五月永等始

至時城中客已撫定永乃會楊一清檄陝西諸路守
臣紀驗功次械繫寘鐠及宮眷并首惡何錦等至京
師其黨惡程保等皆斬于市諸撫臣鎮將被殺者奏
請署置遂班師永還一清留總制三邊論功封仇鉞
咸寧伯張永等各陞賞有差寘鐠至京賜死何錦等
磔于市

論曰寘鐠狂豎子耳何錦等二三亾賴其敢于稱亂
者有所侮而動也彼見寧夏之民怨入髓骨可必其
從亂而無疑者然則禍亂之興無他民易與為亂故
耳古帝王所以不徒恃紀綱法度之嚴而拳拳于民

心之固結者良有以哉嗚呼逆瑾柄用于中而寘鐠
稱兵于外事若不相蒙而其機實相為通者雖桴鼓
影響不若是速也乃寧夏西北重鎮其控戎虜備倉
卒所宜戒衣衽于朝夕者至數人倡亂而上下錯愕
將士皆靡然從風此其元戎之號令撫臣之節制可
知已卒之身死人手豈為不幸哉仇鉞不動聲色而
能立竒功于虎吻亦偉丈夫也非謀勇過人能若是
乎雖然寘鐠腹心瓜距盡遣之出而獨留一周昂又
復不備其輕脫寡謀蓋天奪其魄矣不然鉞豈能以
匹夫而成功哉

劉瑾之變

劉瑾陝西西安人幼以闇被選入宮武宗在青宮時瑾得近幸正德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俱以青宮舊闇用事與上同卧起得與謀議中外目為八黨瑾尤巧黠頗涉獵文義諳世故而性剛狠每為上言弘治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朝廷徒擁虛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如悉更置令代者各入萬金為貢不猶愈于賂司禮監乎上信之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貨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又奏

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不勝其擾上寢不任用內閣旨多內批出輔臣劉健謝遷李東陽自劾乞罷上留之瑾與諸闇導上以鷹犬遊獵時市易擊毬角觝為樂往往輟朝不視事臺諫交章論之不報戶部尚書韓文憂甚語及輒泣十月以郎中李夢陽言率臺省諸大臣上疏請誅瑾等而屬疏草夢陽詞甚懇事下閣議上諭輔臣令曲宥之劉健等持不下再疏請如臺省議上不允時瑾輩業已窘甚求留都安置不可得於是健等各上疏乞放歸田里明日上令太監李榮手諸臺省

疏召文等文與諸大臣入諸大臣皆惴恐或咎文文使人探閣議健曰事將濟第持勿輕下既至左順門榮傳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意第奴儕事上又不忍即寘之法幸少寬之俟上自處耳衆懼莫敢出一言李榮面文曰疏自公公云何文言羣小蠱惑亂政狀語雖正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榮哂曰疏備矣上不過欲少寬之於是衆闕然退榮入上見衆不力持議意遂安瑾等即環上跪泣訴曰非上自主奴輩磔飼犬矣時司禮監太監王岳頗剛正深惡瑾等所為初與太監范亨徐智力贊上從文等言於是瑾訴曰外廷所以敢謹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且言岳等交通外臣狀上遂收岳等下掖庭獄立命瑾入掌司禮監事兼提督京營明日制下允劉健謝遷致仕獨留李東陽輔政

蓋前閣議時健持甚力至椎案哭遷亦助之獨東陽嘿不言遂得留未幾竄王岳范亨徐智赴留都仍遣人中道縊殺之十一月欽天監官楊源以天文諫上勿輕出遊獵瑾矯詔杖之留都臺諫上疏劾諸閣瑾矯詔逮繫錦衣獄瑾憾韓文日伺其過不得會內帑有偽金瑾謂事由戶部矯詔罷文官仍遣邏卒伺

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去 上悉以諸司章奏付瑾處斷初尚由內閣調旨後漸于私第批發臺省諸文武白事日候其門填溢衢路自臺諫三郎下皆長跪瑾自所建白則由內閣議李東陽極其褒美有剛明正直為國除弊之語云二年正月下郎中李夢陽獄尋宥之以韓文屬疏草也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以公事將眷屬出京馳驛役民夫昇肩輿瑾俱奏捕下獄枷于市謫戍邊閏正月瑾矯詔廷杖逮至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皆罷之尚書林瀚主事王守仁論救瑾罷瀚官罰米三百杖守仁謫丞遠

驛二月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以經筵不合瑾庇之得遷留都侍郎忠謂廷和行湏別瑾否廷和曰不可忠然之廷和乃密以錦綺辭瑾瑾遂厚廷和尋遷尚書廷和仍求入內閣許謝以二千金未幾如其言瑾令諸中貴鎮守各省者得預刑名獄訟于是民間細事無不以賄者南直隸巡撫都御史艾璞以劾戚家勢奪民田判歸民瑾納劾戚賂逮璞下錦衣獄捶幾死徙其家海南又連逐禮部尚書李傑張昇去夏瑾矯詔以謝遷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為朋黨榜示天下欽天監楊源復以天文諫語侵瑾瑾召詈之曰

爾何官亦欲為忠臣乎杖之謫戍甘肅卒于道其妻
斬蘆荻瘞之都御史雍泰與瑾同鄉時家居瑾以尚
書許進薦起之尋遷南京尚書時卿佐遷無不賂謝
瑾泰兩遷皆不謝瑾罷之仍罰米千石藟千束輸之
邊又以馬文升劉大夏潘鐸嘗舉泰皆罰米有差瑾
矯詔罷天下巡撫都御史又逮諸邊鎮巡撫都御史
并督餉郎中下獄考核芻糧指摘論罪多沒商人貲
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漸乏瑾又善矯飾傳會名教抑
沮其同列谷大用鎮守太監言奏請于臨清開
皇店瑾捕其獻計者罪之馬永成以私故欲陞錦衣

衛百戶邵琪瑾持不可立聚主東廠頗恣肆偶忤瑾
瑾發其事調留都王琇建新第于大內誘上居之
因秦令賈人居積代諸計吏輸物內帑多獲羨余利
瑾聞怒曰豈有天子而攬納稅糧者乎罪其人事
得寢其善矯誣如此三年正月天下諸司官入覲瑾
每省索二萬金皆從富民貸入之吏部尚書許進雖
不與瑾抗不媚瑾事頗欲自持兵部尚書劉宇緣瑾
所私保國公僕厮朱贏得結驩遂罷進以宇代之時
焦芳以媚瑾入內閣張采以媚瑾超遷侍郎瑾聞總
督都御史楊一清築邊惡其太費逮至京以大學士

王鏊言釋之又以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稽考糧餉不詳都御史劉孟赴任稽緩俱枷示長安門暑雨晝夜不輟自是縉紳益重足而立夏六月朝罷得匿名書于班中指言瑾亂政事 上見之瑾按班次請執五品以下朝官三百人跪午門外至晡時不遣時盛暑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薄暮俱下錦衣獄事竟無驗尋以李東陽言得釋瑾矯詔逮前尚書韓文劉大夏下錦衣獄文罰米二千石得免大夏謫戍肅州文以前上䟽論劾故大夏以前節減諸費近侍皆不悅又焦芳劉宇共譖于瑾謂籍大夏家可得數萬

金瑾遂以戶部文籍事逮文以土酋岑濬獄辭故逮大夏大夏出都城觀者如市民間為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榼食走送至焚香密禱願其生還大學士王鏊都御史張泰皆以忤瑾罷學士張芮修撰何塘見瑾不屈為禮謫郡倅去初諸邊鎮屯田大墾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貲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罷之且治各巡撫諸臣罪不令鹽商輸塞下粟諸邊鎮益困五年春瑾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伺間譖于 上調永留都奏既可即逐

永出就道榜諸禁門勿令永復入永知徑趨詣上
前訴已無罪為瑾所構陷上召瑾至詰之語不合
永即于上前拳毆瑾谷大用等解之永得不行陝
西安化王寘鑄謀反舉兵傳偽檄數瑾罪以誅瑾為
名命張永及楊一清往討之至則寘鑄已就擒楊一
清遂與永謀共誅瑾時一清留總制三邊八月永還
獻俘乃與素所厚內侍張雄張忠定計乘間奏瑾專
橫不法今激變寘夏見寘鑄偽檄數其罪不自安欲
謀不軌反形已具因列其大罪十七事上意未決
永曰少緩奴輩皆齏粉矣陛下將安歸乎上可

其奏是夜命內侍召瑾永等請

上至瑾宅近地觀

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內侍入瑾問

上安在對

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出門外內侍
數人就執瑾付掖庭獄質明執付錦衣詔獄拷問得
反狀磔于市三日被害者爭啖其肉盡藉瑾家屬并
其黨誅之沒入其貲凡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
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金銀湯鼎五百
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櫝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
金龍盃甲三十五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

東他物稱是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等皆有罪除名
吏部尚書張綵下獄死瑾黨皆先後斥去前以忤瑾
得罪者悉湔洗復其官凡瑾所更張事改如初
論曰瑾一閹豎耳其流毒縉紳貽禍宗社古今所罕
見者此其故何哉蓋瑾青宮舊閹武宗素所信狎
瑾所以蠱惑其視聽而揣知其意嚮者豈一朝一夕
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于儲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
選也古人師保之訓如太公周召之於成王尚矣後
世乃禮節繁多尊卑濶絕雖有宮僚之設而接見不
移時進講不數語啟沃雖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

與居者不過數閹耳朱墨易染鮑蘭殊臭安得不與
之俱化乎嘗見孝宗在東宮時有老閹覃吉者口
授孝宗學庸論語書每開說臺省政務及民間疾
苦且拳拳于前代宦官專權誤國之弊孝宗時或
從他閹誦佛經見吉至即匿之易孝經展誦其見敬
憚如此後孝宗嗣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
吉青宮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武宗在儲位時有
近侍如吉者數輩則亦豈至是哉

平江西寇

正德六年江西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

寨碼碯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峒賊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間招集亾賴貧民多歸之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其渠魁姓名不甚著時公移傳報惟以其地賊呼之官兵討之不能定屢招撫不從贛州賊執叅政趙士賢以貲贖之出華林寨賊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務金時居喪詔奪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大發兵討之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往與賊戰時有斬獲至是獨深

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擗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其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謚節愍仍旌其子孝烈時官兵討他賊俱無功金又檄大同諸邊兵討賊雖時小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廣西田州等府狼兵協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橫無節制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之兵出不嚴禁又不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屠掠所殺傷良民甚衆江西多朝士或聞其家族被兵害乃洵洵倡議謂金不能平賊反多殺無辜又謂狼兵調集多且驕橫恐有

他變乃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即勘金功罪實密使散處狼兵也金乃厚犒賞諸土酋稍嚴約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撫脇從且勦且撫諸賊黨來降者號新民仍用為嚮導與漢土兵協力分勦之是時華林賊殺憲勢甚熾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承勛時招有降賊黃竒寘麾下知畧可用承勛任用之人有謂承勛宜防不測者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竒感奮誓以死報承勛乃令竒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日承勛召土酋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與貲皆君有也

猛問計承勛令猛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猛尚不知所往承勛始告之故令黃竒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為內應承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險上黃竒與數人前導至壘群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竒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刀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為求甲仗皆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賊殲盡天猶未明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餘皆奔潰四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碯寨東鄉

賊皆平之時諸賊降號新民者官給貲產又下令禁民勿得報私仇新民頗效力故多藉之破賊云諸賊畧平定惟姚源洞賊尚猖獗叅政吳廷舉往撫之為賊所執劫以威廷舉不為動日賦詩自慰時反覆譬曉之賊不敢加害廷舉因察識賊左右有謀勇者間得其情賄誘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獲免然賊負固不聽撫陳金等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又憚狼兵勇悍遂乞降王秩許之納款者相屬也或謂曩賊衆故納降以携其黨今華林礪礪東鄉賊皆平矣此賊勢孤援絕縱不降將安之况賊反覆無信恐為

他日患不若乘勝撲滅之遂盡殺來降者賊乃大亂棄寨潰圍出踰饒信入徽衢諸郡縣大肆殺掠賊據險院官兵猝難近既棄險奔軼無所據金等督兵追襲浙東兵夾擊之其黨遂散所在被擒戮餘衆多降官府以脇從宥不治陳金乃奏於東鄉立縣隸撫州姚源洞立萬年縣隸饒州又於華林礪礪等處夷其寨壘移寘巡檢司控制之散遣狼兵歸廣西厚加犒賚仍分道先後行以防他變遂班師金始以言官論革宮保秩至是事平以功大過小仍復舊官論曰江西之盜始終以招撫為害云王守仁有言招

撫之說可偶行于無辜脇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佯服隨叛之黨斯言得之矣江西羣盜其始以姦宄亡賴據險猖亂此平世稱兵首惡不宥也而守臣姑息苟且以招安縻之遂使益無所忌遠近效尤蜂屯蟻聚不可撲滅固已失之于其始矣及其猖獗之後屢討不克則脇從罔治古有明訓招撫之說誠有不得不用者然猶當論情罪之輕重別首從之科條庶恩威並行也乃果于殺降者則醜類不遺急于招納者則渠魁是縱甚至曲庇新民禁民不得報復遂

至殺人之父而子不得以攄其忿殺人之兄而弟不得以雪其耻屠城陷郡之徒皆得以安享其富貴則後來者亦何憚而不為盜乎此所以諸寇雖平不旋踵而有橫水左溪泃頭之賊也茲非招安之說又貽禍於其終乎然守臣之所以樂于招撫者非皆玩寇而負國者也以兵食則不足以法制則太繁用兵不免有勝敗之慮而論劾一及遂有債事之誅招撫可以苟目前之安而境土稍寧遂無遷轉之滯則有司又何苦而不用招撫之策乎故用將之畧當察其心而姑畧其迹久其任而徐考其成撫勦聽其所宜而

功罪要于事定則度乎國家有任事之臣而天下無難平之盜也

平河北寇

正德初劉瑾用事賄賂公行百官非貲入不得遷且禍及故貪墨風熾有司尤甚連歲值水旱瑾併徵數年積逋急使者旁午出敲朴慘酷百姓無不嗟怨思亂霸州文安縣民兄弟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劫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中貴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

遂有輕朝廷心亡何行劫事頗洩露都御史竄杲捕之劉六等遂聚衆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皆俠徒相結納為盜會杲罷去正德六年秋七月兵部檄有司逐捕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帥衆劫之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旬日有衆數千人屢敗官兵橫不可制流劫山東還入畿內京師戒嚴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還攻文安有趙燧者文安罷棄諸生也勇力任俠自負以其家屬被賊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為劉七所獲遂從賊以通文義故遂得列為渠魁時承平久

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惰游素未當矢石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之張偉亦統袴子不知兵中錫乃榜示各屬賊不殺掠有司勿擅捕仍給飲食賊降待以不死劉六等遂不殺掠至德州劉六來謁中錫推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朝廷無招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赦不得遂不聽撫仍大肆劫掠至故城賊戒衆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謗騰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係中錫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貸死奪鬱時賊已

一萬人衆議勿迫京師湏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南京大位具存可就彼封拜乃分其衆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一黨推劉六為主楊虎劉惠趙鏗等為一黨推楊虎為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劉七還兵攻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又攻景州獻縣阜城畧青縣靜海滄州焚劫漕舟若干楊虎等攻破興濟縣亦攻滄州劫糧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其畧南宮棗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帥兵擊之殺賊千餘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帥兵擊之官兵敗死者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尋釋之虎

等亦往山東蒙山等處副總兵李瑾帥兵擊之敗績
虎等遂畧濟南東昌兗州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唐
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 朝廷見馬中
錫等無功諸中貴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
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控禦
檄宣府游擊許泰邵永大同副總兵張復游擊江彬
帥邊兵入討之逮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巡撫山東
都御史邊憲俱下獄除名去以不能禦賊故也又著
為令州縣官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罪論死時劉
六楊虎二寇皆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劫
郡縣已復分為二楊虎畧得崔氏為妻亦驍健時領
賊衆劫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
為賊所破惟不敢近樂陵樂陵令許達築城浚隍令
城內外民皆環其室築土墻高過其簷家開圭竇僅
可一人出入令壯夫執刃候竇內號令嚴明亡何賊
至舉火火無所施入土竇被守者擒斬之旗舉伏發
賊殲焉事聞擢達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氏以
千騎犯利津達禦之斬首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
破之達河南人後為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難云齊彥
名分兵南畧至裴子巖會游擊許泰兵至擊之殺賊

八九百人追至大名府又斬獲一千餘人楊虎等破
靈山衛日照等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宿遷高
郵衛兵禦之敗績死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
官兵擊之舟覆虎溺死衆推劉惠為主趙鏊副之遂
執高郵衛指揮陳朋至靈壁縣令陳伯安帥兵禦之
兵敗亦被執伯安不屈劉惠欲加害趙鏊勸令釋之
遂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某尋釋
之破歸德州至亳州指揮石某帥衆及僧兵三百禦
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蔡縣致仕知
府某及邑庠諸生數人饋金幣馬匹求免攻城劉惠

許之時劉六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為河北害劉
惠趙鏊寇畧河南劉六等為官兵所敗勢稍微衆五
六萬人劉惠趙鏊至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用事
稱主事僞署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鏊為
副元帥翰為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
應列宿數通計諸營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於是河
南賊為獨盛僉事孫某遣人賫黃榜招之賊具乞恩
疏達 朝廷以誅姦臣為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采
死之并殺御史任某都指揮詹某又破上蔡知縣霍
恩死之事聞并前棗強知縣段豸等俱有卹典得贈

謚賜廕焉乃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專
討河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鏜
聞南陽有備去攻唐縣知縣某帥衆禦之晝夜登城
拒戰賊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鏜見賊
聚衆乃分遣賊徒于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
劫掠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為總兵
劉暉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
六等潰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
數百人仍奔北直隸香河寶坻諸處劉惠趙鏜陷泌
陽前大學士焦芳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取芳衣

冠被庭樹劍斫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
鈞州不克欲屠城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
穎州等處時賊衆多散遣南畧會都御史彭澤及河
南鄖陽都御史總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至并湖廣
土兵擊賊屢敗之斬獲賊衆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
人賊黨沿途逃散者其衆遂大敗被追急奔光山六
安諸處又攻破舒城縣復還商城僉事郭詔督兵追
至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焚死二百餘人又
天兩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勢
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遇

叅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
賊三百餘人由信陽劫掠往桐栢知縣李聚敗之擒
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劉機敗之擒斬數十人奔固
始光州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畧盡餘衆散入湖
廣河南界山中河南僉事王玠追襲賊屬劉覺勝趙
鎬等擒之劉惠趙鏊帥餘賊萬人至應山縣僉事郭
詔等帥兵追及于二郎畝擊敗之斬首百餘級墜崖
溺水死者一千餘人衆潰散劉惠不知所終趙鏊與
邢本道等餘賊至應山東化山下趙鏊削髮鬚假僧
人真安度牒為僧邢本道及餘賊四散奔軼趙鏊遊

食至江夏為軍人趙成所獲時正德七年夏四月也
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香
河寶坻王田等處招集餘黨稍衆至武清縣叅將王
杲帥兵擊之兵敗杲陣亡伏羗伯毛銳帥京營兵與
戰于真定之境銳大敗軍資喪亡畧盡遇宣府遊擊
許泰兵救之銳以身免失所佩印徵還京以與谷大
用同事僅罷歸第時劉六劉七齊彥名屢敗復集賊
徒不過千人其擄掠脇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
則驅所脇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三
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冒功賊過兵遇平民

亦殺之大同遊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
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為理故屢報捷斬首級
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卡數降勅獎諭犒師費太
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閏五月劉六等屢為邊
兵所敗由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為湖廣土兵所
扼劉六并其子劉仲淮被追急赴水死劉七與齊彥
名等奪舟入江奔南通州復至蕪湖下鎮江南京都
御史陳某帥操江兵與戰敗績官兵溺水死者甚衆
然賊衆亦潰散劉七等欲自通泰趨淮安復還山東
為揚州兵所扼復自通州沂流至九江七月復下南

京賊敗亡餘衆往來江上官兵莫能禦七月劉七與
齊彥名等帥餘賊復舟駐狼山大風作舟壞劉七等
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覆溺水死
齊彥名等為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鏖械繫赴京師
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
天寬為高平伯太監陸閏弟陸永為鎮平伯咸寧伯
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已陞右都御史
加太子太保召總臺務廕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
賞有差諸中貴勲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冒功授錦
衣官秩者千餘人內帑儲積亦耗竭或傳數年後有

人見劉七于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

論曰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宗之慶澤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畧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以失策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邪成敗遲速幸不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惡足為賞罰邪要之摧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騫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勩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圖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為掎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鈞州城不屠而入泌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謂其無良心也

皇明鴻猷錄卷十二

皇明鴻猷錄卷十三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校正

勦平蜀盜

藍廷瑞鄔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劉烈衆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

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于鎮坪茅垵擒廖惠斬之藍廷瑞合鄔本恕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叅政曹祥叅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閻綱

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叅議方璘都指揮李玉樊燁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賊雖許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實無降意違所約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

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鍾等俱許之鄔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為已女嫁領兵士舍彭世麟為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

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太監韋興加祿米十二石俱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僭號稱王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鬍子擁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勦藍鄔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有衆數萬方四偽稱總兵任鬍子偽稱御史餘賊首

二十餘人偽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頭雀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漕諸處儼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戶柳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撫松潘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俊駐江津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

兵由江津進夾攻之叅政邵蕢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砭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砭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鉞窘復賴吏何定何士昂抹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

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
令其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
不死賊竟不至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
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
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
將校分兵為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各關並進直衝
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
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
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跌
崖壑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馬四千五
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
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官兵敗所擒方
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
人俱遁入思南境內且言聚衆候明年復來共約前
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亦
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
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
自知不為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 上允之臺諫
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
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內江

崇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
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
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
鄔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俸
次平內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論曰始討蜀盜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澤也
當時為任俊使總制蜀當久平矣洪鍾雖無他然不
能讓功成事致使議多齟齬時鍾總戎務俊當受其
節制軍機進止之度閑白諮議之間其所格沮多矣
此所以成功之遲而亂之不靖也夫大臣任國事如

其材可濟濟之或已所難任人有材畧出已上者則
當舍已從人相與合謀戮力焉蓋惟其事成不必功
自我也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豈吾攄忿憤較勝
負之資邪雖然俊之勲烈未究人至今惜之澤平中
原及蜀盜功最大而晚年經畧哈密事君子有遺論
焉然則人臣處功名之際難哉

興復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
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即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
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巳校尉以絕北虜西番之

交當時謂之斷匈奴右臂則今之哈密云元封其族
威武王居哈密 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谷關
以西置不問至 成祖遠斥沙漠四夷畏威西域入
貢者衆乃改封元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仍主
哈密凡西域入貢其夷使方物悉道哈密譯上之亦
漢武遺意也所統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各以
其酋目為都督佐之脫脫死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
羅帖木兒死無嗣王母理國事國勢寢微成化九年
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王母并金印去土魯番唐吐
番夷也王母被擄去哈密諸夷無主遂散居苦峪諸
山谷或歸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州守臣
上其事 朝廷遣右通政劉文高陽伯李文往經畧
之比至哈密衆已潰散土魯番遠文等不敢深入止
調集罕東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良久竟不得要領還
自此番夷遂輕中國兵成化十四年土魯番鎖檀阿
力王死子阿黑麻嗣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以王
母甥畏兀兒都督罕慎襲封為王至二十年遣兵送
入哈密都御史王繼總兵周玉太監韓禮皆以興復
功受賞弘治元年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族不當嗣
佯與結親計殺之遣夷使入貢求為王主哈密時兵

部尚書馬文升議以阿黑麻入貢固所不拒然自有分地何得殺罕慎代為王主哈密乃就遣哈密夷人屠甘州者賚賞物往仍切責諭之時王母已死弘治四年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上其事下兵部議尚書馬文升謂哈密三夷種同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衆不服今非得元之遺裔不足以攝服諸番因命通事于諸番中訪忠順裔派得王姪陝巴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并再詢諸番族審立陝巴可否狀尋得三番族酋目合詞稱陝巴可立為王主國事乃上聞以弘治五年二月封陝巴襲忠順王主國事尚未

給冠服甘肅守臣遂遣使送之往未幾諸番以陝巴無所犒賜阿黑麻又怒哈密酋阿木即與構釁遂殺阿木即復擄陝巴及金印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酋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在京 朝廷乃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賚璽書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既抵甘州遣哈密夷人賚璽書往問阿黑麻擄陝巴狀久不報海等脩嘉峪關完乃捕哈密黠詐回回通阿黑麻教令反覆為姦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兵部以阿黑麻擄陝巴又久不報 勅使當示懲請以先遣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嶺南閉嘉

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結怨阿黑麻以携其黨張海
等不候報先以弘治七年三月歸上言西域遠夷勢
難興復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 上怒其無功下
海謙獄黜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
甘肅報至 朝議頗駭馬文升謂土魯番至哈密十
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道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
載水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此必不
能至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阿黑麻遣酋目牙木
蘭率夷衆二百餘據哈密馬文升欲示之威聞肅州
衛撫夷指揮楊翥熟知哈密道路夷情乃令守臣遣

翥入奏事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翥具言其道
路甚悉且陳牙木蘭可取狀遂請命肅州副總兵彭
清帥甘州兵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番兵兼程往乘
夜襲斬牙木蘭會守臣帥兵往行不速事泄至則牙
木蘭先遁去清追勦之斬首六十餘級復哈密空城
而還守臣都御史許進都督劉寧太監陸閻及清皆
以功陞秩亡何阿黑麻復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
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 朝廷令以陝巴金印
至甘州候命然後于嶺南取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
并前所未給賞物以 璽書付貢使與之其未賜陝

巴冠服命總制尚書王越就彼給賜仍以兵送入哈密會王越卒事又閣至十一年二月陝巴始克入仍以回回都督寫亦虎仙畏兀兒都督奄克字羅哈刺灰都督并迭力迷失領夷族三種輔之主國事至十三年都御史周季麟總兵官彭清太監陸閻等俱以興復有功各陞賞其後阿黑麻死速檀滿速兒嗣立陝巴掎剋諸夷首目阿字刺陰誘土魯番阿黑麻別子真帖木兒入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棄哈密城歸甘肅守臣又遣人以兵送陝巴還哈密陝巴入遂殺阿字刺等陝巴死子速檀并牙郎嗣淫

酗為霍屬夷謀害之速檀并牙郎走歸土魯番時正德八年秋也速檀滿速兒乃令其首目火者他只丁入據哈密貽書甘肅守臣索幣萬匹兼索前被留夷使即許之彼獻哈密城及金印不則入寇守臣以聞九年八月 朝廷遣右都御史彭澤往經畧之澤時始平蜀寇歸遂至甘肅集兵會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邊衛且遣人來促幣澤謂番夷可利誘乃遣通事火信等賫幣二千及銀器同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贖哈密城印火信等仍許後增幣千五百匹使未報澤即奏哈密事寔乞致仕仍乞賞諸守臣功遂命澤

還時巡按甘肅御史某上疏言哈密未寧狀不報速檀滿速兒見幣至又許後數遂遣使送印還并退哈密城而留速檀并牙郎不遣甘肅守臣李昆以雜惡幣二百匹付夷使去令送速檀并牙郎入哈密而留夷使虎都六撒者兒二人于甘州為質使回速檀滿速兒怒復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搃哈密又遣夷使斬巴思持書來詰幣不足故而引兵寇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死時哈密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并前所留及入貢諸夷使俱在肅州副使陳九疇恐其為奸細內應皆收繫捶殺之令內附諸夷夜劫其營外結

北虜瓦剌聲言擣其巢穴速檀滿速兒懼引去時正德十一年也于是哈密夷三族皆散去其寫亦虎仙回回族遂從土魯番同回種也畏兀兒哈刺灰二族皆歸附入居肅州尋擢陳九疇為都御史巡撫甘肅土魯番每以殺三夷使為釁端時入寇至嘉靖三年侵甘州大肆殺掠時總督尚書金獻民暨九疇等議閉關絕其貢後議者追咎九疇殺夷使為啟釁罷之都御史寇天叙復議令土魯番退還哈密城池仍許入貢竟不獻總督尚書楊一清王瓊皆以此羈縻之至嘉靖十一年速檀滿速兒遣夷使虎力孛翁同天

方諸國入貢方物詞頗驕慢多所挾求佯許以哈密
城歸前都督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黑木時米兒馬黑
木已從土魯番也後兵部尚書胡世寧獨建議忠順
王速檀并牙郎已自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
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回米兒馬黑木之族以其同
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刺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欲
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使忠順王
嫡派今有可立之人 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
與為守不過一二年復為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
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 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

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為寇閉關
絕之庶不以哈密故疲吾中國之奔命也尚書桂萼
議亦同 朝廷從之自此遂不言興復哈密云

論曰 成祖封哈密漢武通西域意也要令北虜西
番不得合謀協勢耳使哈密能自立為國藩籬亦何
不可然漢都關中聲援猶可相及武帝後且悔之
國家都燕視甘肅已遼絕于哈密何有夫不能近保
五百里之大寧復千里之東勝而欲援萬里外之哈
密豈理也哉張海雖未有功其言有足取者馬文升
之經畧亦大可觀然謂阿黑麻感畏恩威可永紓

九重西顧之憂亦過矣况遠出師斬六十餘級及送一陝巴復國遂皆目為奇功至今守臣得兩蒙陞賞無亦大濫乎若彭澤許幣贖城印則事涉欺罔矣此僥倖苟且之圖孰謂澤以忠義自許而乃有是乎或曰澤平中原大盜又靖蜀寇功名已著忌盛滿急欲引退故耳然如國事何哉嚴春秋之責備者不能不慨惜于澤云乃若閉閔謝西域之義則世寧得之矣

勦清平苗

貴州地阨塞險阻林箐蒙密易藪匿為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並緣為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為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偽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穴糾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叅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勅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叅政胡濂叅議蔡潮都指揮潘勲指揮余大綸各監統於正德十二年八月

初三日進勦初八日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進擣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巡徼遇賊衆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亾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命叅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鎮葉曇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叅議蔡潮僉事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叅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

轉運揆揮余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調遣御史周文光紀驗功次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壁立陁絕高險惟隘路五處透迤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目不能克乃以意製鐵猫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於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崖猿攀相引上拔其外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

入遂歛衆退復採木製揚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
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賊不
備昇前攻具附崖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関拔柵入
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
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為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
督兵進駐重險間二十二日乃伏兵崖下令都指揮
王言同嚮導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
迎敵號舉伏兵四起接戰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
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
蘿可懸拽梯絙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二十八

日令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
往復故延乂賊果聚衆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
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
官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
擣厓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二十二日
分兵搜捕山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謂文盛黑苗乂
負固稱亂據龍頭都黎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
居民被其荼毒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
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
叛亂巢寨其脇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

可無難者文盛然其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
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
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
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
擣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俘
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黑苗遂平
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革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
賊阿狃等八十餘人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
老弱婦女二百二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
獲牲口夷噐等物甚衆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五寨官

兵陣亡七十三人傷者二百八十人乃班師捷聞
上降璽書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

論曰阿傍等眇小數夷酋耳非有長駕遠馭之圖高
城深池之固亦非有智謀之士運其籌武勇之將制
其兵其稔惡肆亂至勤三省之兵歷二年之久始獲
平定者蓋夷本桀驁地復險遠守臣之貪縱既有以
激之於先將帥之玩愒又不能遏之於後故釀亂至
此極耳猶幸諸臣能撲滅之不然幾何不為嶺南侯
大狗之亂乎嘗見近代於遠方守令輕視易授不以
處罪瑕之徒謫則以應贖耗之陳乞此輩豈有能為

民為國遠圖者遠方非 朝廷之赤子乎夫旬宣之
化激揚之典近者為易而遠者為難也顧若是繆者
何邪然則靖諸夷寇之亂無他焉慎守令之選而已

再平江西

初陳金討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艾諸
兇安享富羨不逞之徒恒借為口實又民間父兄被
殺者不得報其仇時相詬訾恐劫之諸兇亦不自安
轉徙嘯聚不數年仍群起為盜又南贛之間多山險
易為巢窟在南安有橫水桶岡諸寨賊首則謝志山
藍天鳳等在贛州有洲頭等寨賊首則池仲容等於

是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遭其荼毒民不寧居
矣 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繼改提督俾集兵
討之桶岡西通湖廣橫水左溪在其東守仁徵湖廣
兵夾攻桶岡賊檄江西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知府邢
珣等為偏裨相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為難然恃橫
水左溪等寨為羽翼不先破橫水左溪勢不能與湖
廣兵合若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利也况賊但
聞吾檄湖廣兵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
其不意可以先破橫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
之勢已乃遣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

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峪入令皆會橫水遣守備指揮邴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敷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往來給餉分布既定乃以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分道並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橫水賊謝志山等聞官兵至倉卒集衆禦之各險隘設滾木礮石十一日守仁進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賫銃砲由間道攀崖上入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奪險盡先發其滾木礮石十二日早守仁等率兵追至十八面隘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烟焰蔽天起守仁等麾兵逼之賊大驚潰謂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遂棄險走官兵乘勝進指揮謝昺率兵由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據大敗潰遂破長龍等

五巢及橫水大巢賊首謝志山蕭貴模等初以橫水在衆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見官兵四集亦棄險走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等二巢許清破雞湖等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羊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邨文破獅子等三巢余恩破長流坑等三巢舒富破箬坑等三巢季敦破上西峯等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是日擒斬俘獲甚衆自相蹂踐及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遂屯兵橫水左溪會天大霧雨暫休兵士十五日諜報諸潰賊收集于諸崖險立寨柵或復聚未破

巢然皆倉卒無糧穀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竒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為嚮導分捕諸未破巢賊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連破數巢入會擒斬俘獲甚衆是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守仁等集議以桶岡地尤險阨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為守益力移兵臨之駐重險之間卒難取勝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不若乘戰勝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聞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賊必恐使人請命或有不從必反覆籌議乃乘其猶

豫襲之可以得志于是遣素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巖
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懸
壁入賊巢諭之期以十一月初一日使人于鎖匙籠
出告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
溪奔入賊持不可遲疑不暇為備守仁遣使于鎖匙
籠促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帥兵入西
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戢帥兵入葫蘆洞俱初
一日冒雨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籠聚議候命忽
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愕亟奔入內隘逼水為陣拒官
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戢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

戢右懸崖下遶賊傍賊敗走舒富王天與兵乃由鎖
匙籠入賊悉衆奔十八磊唐淳兵嚴陣迎擊之賊又
敗會晚猶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邢
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烏池巢張戢破西山界等
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
天與破貞分等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俘獲甚
衆會湖廣土兵亦至時十一月初二日也賊率餘衆
分道遁入山谷甚多守仁乃命諸將分屯要害各舊
巢又令許清余恩留屯橫水左溪舊巢以防復聚令
各營兵與湖廣兵會勦遁賊及未下諸巢初五日諸

將又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
兵攻破魚黃等巢在廣東界內者賊敗率餘黨奔入
雞湖穩下朱雀坑諸處守仁復遣諸將分道捕之又
分敗賊于雞湖諸處先後擒斬俘獲及饑餓墜崖谷
死者不可勝計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大賊
首謝志山藍廷鳳蕭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十二月初
九日撤兵回贛計出師凡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
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
餘人守仁議于橫水等處建城設縣治控禦三省諸
徭捷聞 璽書褒諭守仁擢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

賚有差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泃頭賊乘虛出
擾師為所牽蓋橫水桶岡賊近湖廣郴桂泃頭連界
閩廣守仁乃使人諭泃頭諸賊賞以銀布招降之諸
賊頗順惟賊首池仲容不從亦遣使至守仁所佯應
以覘之守仁計兵力未暇及羈縻之令勿出為亂有
金巢等帥五百人來降守仁釋其罪厚撫之令從征
橫水及官兵破橫水池仲容懼遣其弟池仲安帥老
弱二百餘詣守仁求招即愿從征立功意實覘虛實
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厚撫之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
陰使人分召近泃頭諸縣被賊害者至詢之得其情

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部集兵衆候平桶岡賊後報
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懼守仁遣使至泃頭賜諸賊
牛酒見賊嚴為備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
欲仇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
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廉二人擅兵狀且令仲容除
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
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
川已招新民仍領舊所部三千餘衆時諸縣民皆為
仲容所脇三人者獨抗賊賊讐忌之守仁還兵三人
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時仲容弟仲安領兵在守仁

所守仁恐其疑乃陽怒三人讐誣收縛將斬之云仲
容方遣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訴辨列
三人罪惡守仁陽信之令仲安具狀訴欲并拘其屬
斬之械繫盧珂等寘之獄守仁密使至獄中諭意盧
珂等三人令勿恐且令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
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亨將士下令橫水桶岡已
平泃頭又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今宜休兵為
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池仲安歸仲安報其兄以盧
珂被繫故守仁遣使賜仲容曆令勿撤備以防盧珂
黨掩襲仲容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

令自来投訴云官勞來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况使盧珂等言無所入矣仲容信之謂其衆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覷之遂率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刻期會泃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賫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為意池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三日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覷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

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至十三年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以初七日同抵賊巢於是知府陳祥兵由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由烏虎鎮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邾文知府邢珣季敷推官危壽諸兵皆由各路入守仁帥親兵由龍南縣冷水逕入直搗下泃大巢諸路兵皆會於三泃先是賊弛備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

伏於龍子嶺迎敵官兵聚為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
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賊伏兵四起奮擊
王受適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又帥兵遶
衝賊伏賊大潰遂克三泖大巢官兵乘勝進擊之陳
祥破熱水等二巢姚璽破淡方等三巢邢珣破竹湖
等二巢邨文破曲潭等二巢季數破古坑等二巢擒
斬俘獲甚衆墮厓谷死者不可勝計餘賊奔入未破
巢穴官兵跡賊所往分路急擊之自初十日後諸將
連日又破賊二十餘巢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
者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
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
衣抵暮詐為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官兵
乃得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為官兵欲禦之則
大衆繼入賊不能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於四路設
伏待之二十二日以後諸將兵覆賊于五花陣白沙
銀坑水等處追躡山谷擒斬畧盡餘徒二百人慟哭
請降守仁納之乃親行相視諸險隘議立縣設隘留
兵防守遂班師蓋自正月移兵攻泖頭賊至三月乃
平前後破賊巢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
二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捷聞守仁以前功陞秩

仍賜 璽書褒賞餘將士賞賚各有差

論曰守仁此役其有所懲而然哉往陳金平江西賊率多招撫故不旋踵而群盜並起守仁灼知其弊專意征勦不事姑息而分合先後筭無遺策其幙府偏裨又皆一時之選此所以兵費寡而成功速也南贛自此數十年無潢池之警豈非明徵乎雖然前此遣將出師多用勲戚並為提督而又使中貴監之籌畫諮議不無所妨今守仁本折衝之才而又得獨任其事進退伸縮無不自己意者故其自列之疏亦云天下之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于職守之分撓既重專征之責又抑守臣干預之請此所以得勝筭而成功也斯言其不誣哉故他日破滅宸濠亦以得專用而濟事云

皇明鴻猷錄卷十三



